

## 天朝犄角：香山拉塔石炮台地名源流考

盧嘉諾\*

**摘要** 長久以來，學界對1849年澳葡與清軍發生的“北山嶺之戰”已有相當數量的研究，但有關主戰場“拉塔石炮台”的命名源流卻尚未清晰，甚至有學者誤用“北山嶺炮台”代替“拉塔石炮台”。“拉塔”原意應為“邐邐”，而古代“邐邐”與“垃圾”義同，故炮台因其處於“立及山”亦即“垃圾山”而得名。又因“立及山”形態如同臥地的獅子，“拉塔石炮台”最早也被稱作“獅山炮台”。隨着“北山嶺之戰”打響，“中葡勘界問題”越發激烈。中葡外交文書上的“拉塔石炮台”與“北山嶺炮台”在光緒年間以前幾乎是“混用”的，但由於蔡國楨在光緒十六年後曾重修“北山嶺炮台”，因此學界使用時應有所區分。

**關鍵詞** 拉塔石炮台；北山嶺炮台；北山嶺之戰；北山嶺；中葡勘界

1846年，亞馬留抵達澳門就任總督，隨後澳葡政府逐步擴張在澳版圖及葡人勢力範圍，並通過向華人徵收各種稅項、強拆民居開路等方式，意圖取代香山縣政府並將澳門變為葡萄牙在亞洲的殖民地。澳葡一系列的擴張行為引發在澳華人不滿，以致在1849年8月22日發生“亞馬留遇刺”事件，繼而導致香山縣丞撤回前山，以及澳葡駐兵越過關閘、向北攻打並佔領香山縣“拉塔石炮台”的“北山嶺之戰”。<sup>1</sup>經此一役，澳葡政府從香山政府手中基本奪得關閘以南、舊城以北的澳門土地管治權。

該事件不僅是中葡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研究中葡勘界史乃至澳門近代史無法迴避的重要問題。該事件後，澳門的控制權歸屬發生了重大變化，故其在澳門史的研究中佔據着較為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這場戰役引發了包括“北山嶺”地區在內的“中葡勘界”等領土爭議問題長達數十年之久。

然而，關於對戰雙方主戰場“拉塔石炮台”的地名表述、地理位置及歷史源流，中葡雙方

一直以來都較為模糊。針對“北山嶺之戰”中該炮台的表述往往呈現地名不一、指示不清的情況，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拉塔石炮台”與“北山嶺炮台”的混用，<sup>2</sup>以及炮台的命名源流。故此，本文嘗試結合地方志、外交文書及地方家族宗譜等文獻，梳理其範圍、命名源流及炮台建設歷史脈絡，為中葡勘界史及粵澳史研究提供方便。

### 一、拉塔石炮台建置

關於拉塔石炮台的建成時間，根據民國香山地方志《香山縣志續編》卷六《知縣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節略》記載：

一、查蓮花莖有關閘一所，建自前明萬曆二年，為防禦洋人要隘。嘉慶十四年，立遊擊專營，為前山營添關閘汛，以把總一員駐防；後改都司專營，歸香山協管轄。道光二十一年，新建拉塔石炮台，將把總移駐炮台，仍兼管關閘汛務。道光二十九年，將該把總及炮位防兵退遷望廈村山後，其關閘汛牆係同治十三年被洋人毀拆改建祿衣館，並設大閘門，竟將三巴門以北至關閘地方稱為葡界……

\* 盧嘉諾，澳門科技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主要從事香山地區史、澳門史、人口史及鄉村經濟等方面的研究。



圖 1. 關閘以北香山一側地圖（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一、查拉塔石炮台，自道光二十一年創建，二十九年被葡兵侵入，佔駐炮台，認為葡屬。光緒十六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派兵收回，加築圍牆，仍將望廈村山後大炮移入數座，常川駐守。<sup>3</sup>

可見，拉塔石炮台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建成，隨後把總移駐炮台，後又因北山嶺之戰失利而遷走。

1840年8月19日，由“Lane”號、“Hyacinth”號、“Cutter Louisa”號軍艦和“Enterprise”號輪船組成英國艦隊，向位於澳門界牆北側沿岸的中國炮台開火。炮台上防守的清軍四散，英軍登岸燒毀兵房及大炮，<sup>4</sup>第一次鴉片戰爭自此拉開了序幕。1841年1月20日，英方代表義律宣佈，依據他與清廷欽差大臣琦善簽署的協議，香港島將割讓予英國。<sup>5</sup>可見，拉塔石炮台是鴉片戰爭打響之後，清兵在關閘一役受到屈辱的慘敗後，痛定思痛要提防澳葡趁機進攻前山而設立的炮台。

但是，《香山縣志續編》這份民國時期撰寫的地方志所載的歷史似乎存在漏洞：按照文中邏輯，澳葡兵攻佔炮台之後，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就一直佔據該炮台，直至光緒十六年（1890年）炮台被蔡國楨派兵收回。但從現存文獻上看，蔡國楨在1890年派兵收回炮台時並沒有發生軍事衝突，且從期間澳葡政府與清廷的外交文書上看，雙方似乎沒有在此炮台駐軍，而葡方則多次單方面提出“北山嶺”為“局外之地”。假若澳葡真的有能力、膽量長期駐軍於此，澳葡顯然不需要多年來屢次向清廷索要北山嶺地區。

1879年3月7日，澳門總督施利華（Carlos Eugénio Correia da Silva）致函兩廣總督劉坤一。他除了再次提出“局外之地”的概念，還提出了戰後北山嶺地區的領土爭議問題：

第二件來文請飭將撥往高沙之西洋兵撤退，並敘澳門原係西洋國人租賃，而將關閘相距附近中國鄉村中央之地為局外

南粵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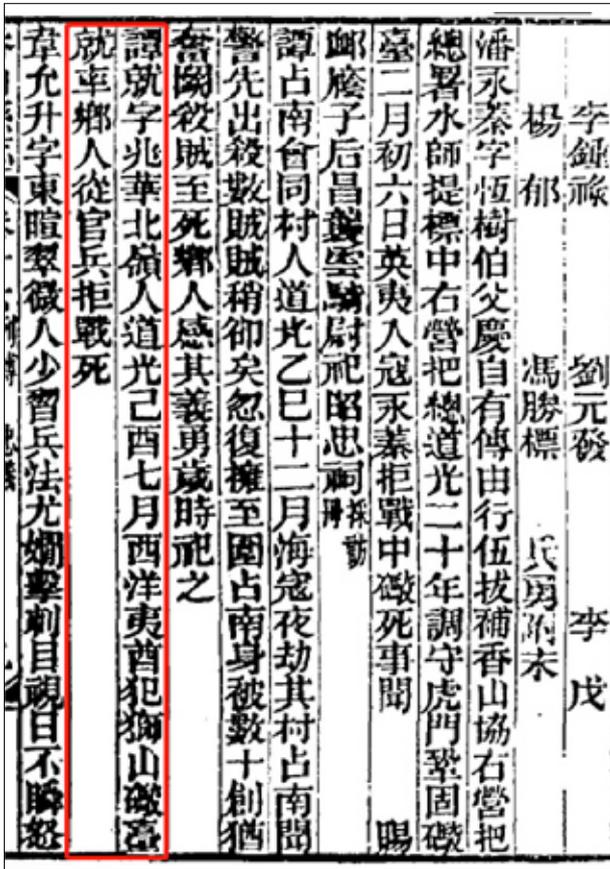


圖2. 光緒《香山縣志》記載北嶺人譚就參與北山嶺之戰戰死（圖片來源：底圖為田明曜修的光緒《香山縣志》，現藏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授權複製使用，筆者後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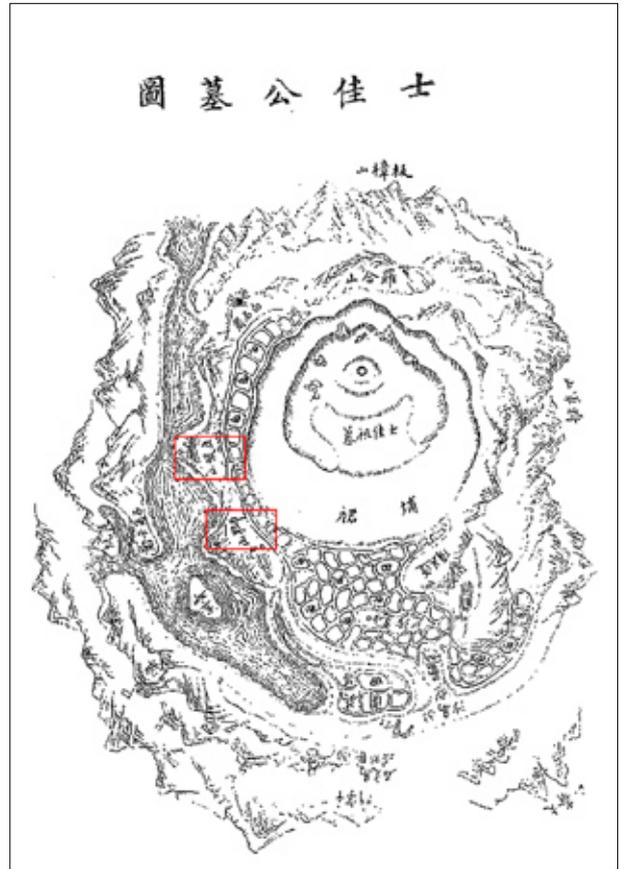


圖3. 《香山徐氏宗譜》中對於“立炭山”與“獅山”的記載（圖片來源：《北嶺徐氏宗譜》卷十《塋墓志》，第16頁，筆者複製提供。）

之地，非屬情理。等語。此事本大臣前數日業將高沙西洋兵收回，今順照知，以樂貴部堂之心，而解香山知縣及前山同知之疑。查高沙係屬煙瘴之地，一邊地山墳，一邊田土，高沙在於其中，所撥往兵丁皆染病，不得不收回。至本大臣前次照會曾有說明，所撥兵丁在高沙原非欲管轄地方，因近日該處匪露，自認為官兵，如果實係官兵，必守厥職本分，究其竟非官兵，實係賊匪一類，是以該處附近鄉民及往來此路眾人故有求設駐守該處也。茲賊匪斂跡，且係地方煙瘴，是以本大臣已將兵收回。今西洋兵撤退，其中國無論良歹兵丁，中國官員亦不應撥往該地方，如或將來該路來往之人儻有被擾不安，本

大臣自必設法辦理。……如本大臣與貴部堂查，辦理此兩國交涉之事，本大臣當可辨明，該處至北山嶺地方歸於西洋國。因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西洋人動干戈徵獲北嶺炮台，即拉塔炮台，惟係此事不歸我兩人應辦，我兩人互相和好，不以此事提及，惟要兩國便益矣。<sup>6</sup>

文中的“高沙”，為關閘以北前往北山嶺的必經之路（圖1），該地自清代以來就用作澳門華人及周邊村落的墳地。<sup>7</sup>施利華強調之所以將駐守在“高沙”的西洋兵撤走，是因為此處是“煙瘴之地”，導致“所撥往兵丁皆染病，不得不收回”，並不是“放棄”領土權力，意在表達澳葡對此地有“因戰勝而得來的無可爭議



圖4. 筆者根據文獻重繪各山體及炮台方位圖（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主權”。同時，由於澳葡在1849年一戰“微獲北嶺炮台”，所以他們主張這個區域“歸於西洋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的行文表述中，“北嶺炮台”等同於“拉塔炮台”。

## 二、拉塔石炮台命名源流

早期地方志中關於拉塔石炮台的記載，並非用“拉塔石”這一名稱。光緒五年（1879年）所修的《香山縣志》中有所提及：“譚就，字兆華，北嶺人，道光己酉七月，西洋夷酋犯獅山炮台，就率鄉人從官兵拒，戰死。”<sup>8</sup>（圖2）此處的“拒”意為“軍隊排列的方陣”，顯示出當時葡兵攻打北山嶺時，北嶺村及周邊鄉民均有參與這場衝突，並與官兵一同形成列陣，而葡方的外交檔案也證實了這一點。<sup>9</sup>而文中所指這場衝突的時間，正是1849年8月，而“獅山”，正是拉塔石炮台所處之地。顯然，此時的香山縣地方稱此地為“獅山炮台”。

“獅山”顧名思義，是指立及山的兩座山峰形同趴在地上的獅子。用“獅山”代指拉塔石炮台所處的山體，應屬晚清時期地方官員與周邊村落民眾的共識。根據徐潤在1881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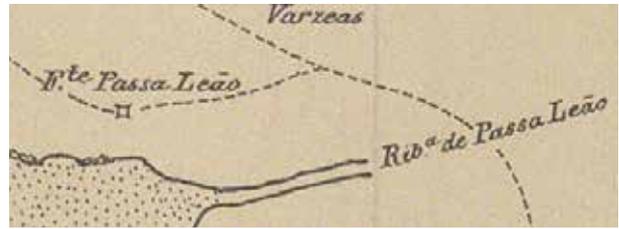


圖5. 1912年的地圖《澳門及鄰近地區（Macau e Territorios Visinhos）》就以“Passa Leão”標記北山嶺（圖片來源：原件現收藏於葡萄牙國家圖書館，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授權複製使用，筆者後製。）

1882年主修的《北嶺徐氏宗譜·塋墓志》中的《士佳公墓圖》（圖3）所繪，士佳公的墓在羅合山附近（即今合羅山墓園附近），其中拉塔石炮台所在的山被標註為“獅山”，而另一座山頭則記錄為“立岌山”。可見，生活在周邊的時人對於兩座山體是有所區分的（圖4）。

值得注意的是，澳葡政府在1849年北山嶺一役過後，一直在爭取北山嶺的領土主權，主張拉塔石炮台因被澳葡軍隊攻下，故北山嶺地區主權應屬澳葡。<sup>10</sup>故此，多年來澳葡政府在澳門推行殖民政策時，曾多次將北山嶺模糊納入到澳門郊區的範圍，同時以香山方言“北山嶺”的葡文譯音“Passaleão”為其地名（圖5）<sup>11</sup>，如將該詞拆開來看，其中“Leão”恰巧就有“獅子”的意思，可見葡人似乎在改葡文地名時也兼顧到該地的原有地名。

光緒十三年（1887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在《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前曾委派幕客候選訓導、無為州人程佐衡抵澳查地。程氏描述自澳門關閘至北山嶺村周邊情況：

前山寨土城，舊云建於康熙五十六年，今從關閘北行，由蓮花莖、高沙堤至蓮花亭，約千餘步，堤中石路居其半路，與亭皆光緒二年鏡湖醫院諸紳士修建，碑文詳《風土記》，堤左右墳塚如貫珠，遍地產仙人掌。又西北行過小橋，至前山分卡，約一千六百步，卡房北約八百步，有大村，曰北山嶺村，約數百戶。村南近

## 南粵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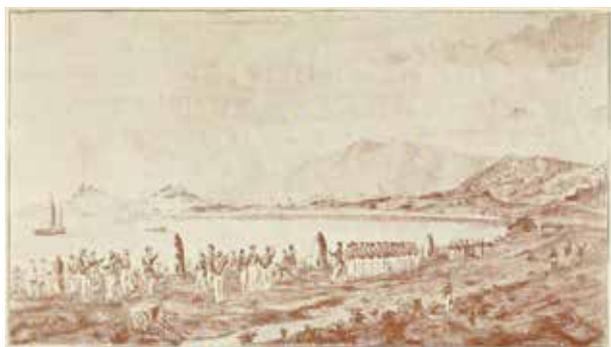


圖 6. 畫作名為 *O Combate de Passaleão*，即“北山嶺之戰”。圖片引自：J.F. Marques Pereira, "Vitória de Passaleão", *Ta-Ssi-Yang-Kuo*, vol. 3, no. 5 (1902), p. 178.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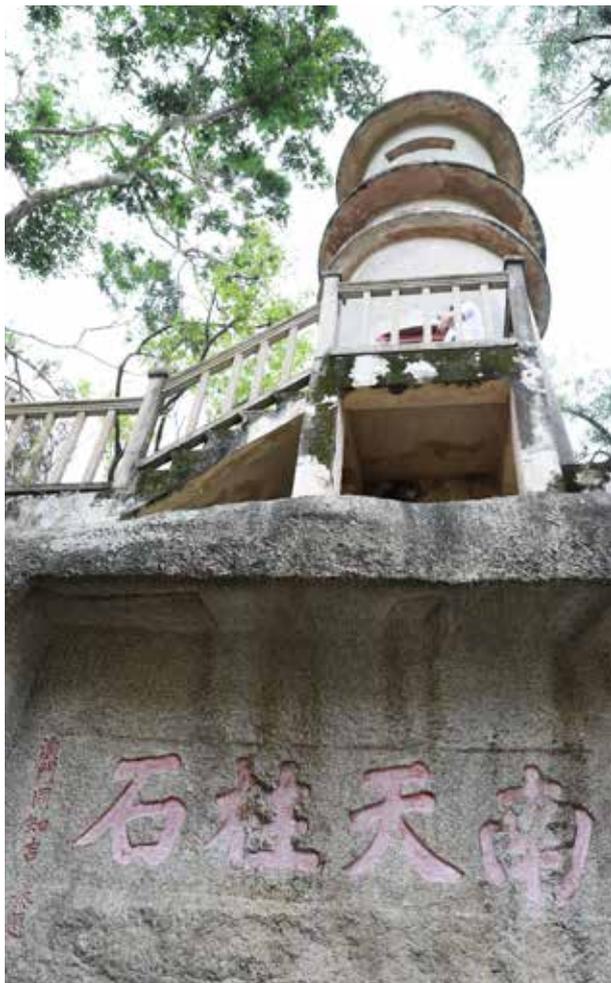


圖 7. 道光年間“南天柱石”石刻與上方矗立的瞭望塔（圖片來源：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攝於拉塔石炮台）

卡房處，有小塔一座，卡房南面笠級山頂有石營，炮眼東向，十有五中有大石，道光乙巳夏，澳門同知吉泰題南天柱石四大字，土人呼為大石炮台。<sup>12</sup>

按照程佐衡的記載，自關閘向北行，經過墳墓區之後再走一千六百步則到“前山分卡”，卡房的北面是北山嶺村，而村南靠近卡房有小塔一座。卡房的南邊“笠級山”有石營（即炮台），炮眼向東，而當地人稱之為“大石炮台”。文中所指的小橋，應是北山嶺村南邊的“聚源石橋”<sup>13</sup>；而“小塔”應是晚清香山買辦、資本家徐潤出資重修的“文閣塔”，<sup>14</sup> 該塔在 1849 年“北山嶺之戰”期間已經存在（圖 6）；而“笠級山”則被描述是炮台所在之處，由澳門同知題字的“南天柱石”石刻（圖 7），正位於如今拉塔石炮台遺址。可見，程佐衡當時所勘察的炮台，正是拉塔石炮台。

而根據前山同知蔡國楨所著《澳門公牘錄存》記載：“自關閘北入二里許，有拉塔石一處，原設石圍炮台一座，俯瞰青洲以北水道。”<sup>15</sup> 可見蔡國楨認為該處應定名為“拉塔石”炮台，而不是“拉塔”石炮台。

### 三、拉塔石炮台並非北山嶺炮台

關於北山嶺之戰的研究，多年來有眾多學者涉獵，學界常用“北山嶺炮台”“北山嶺拉塔石炮台”“拉塔炮台”“拉塔山炮台”等名稱呼此戰所涉及的炮台，而根據筆者的搜索，中文史料中尚有“立坵山拉塔炮台”“立及山炮台”“笠級山炮台”，甚至“立沓山炮台”（圖 8）等用法。

筆者根據史料推斷，北山嶺之戰所涉及的是“拉塔石炮台”，而非“北山嶺炮台”。1890 年，代理前山同知蔡國楨帶兵收復北山嶺，設置汛房。根據其任內記錄，此時北山嶺地區應至少有兩處炮台：

卑職等奉飭回防，守界是其專責，而



圖8. 藏於澳門博物館的《澳門半島與周邊地圖》標有“立脊山”及“炮台”（圖片來源：筆者於2020年11月攝於澳門博物館常設展覽區）

其中辦理之次第不敢不先為我憲台詳陳之。自關閘北入二里許，有拉塔石一處，山頂原設石圍炮台一座，俯瞰青洲以北水道。而拉塔石對峙，又有北山嶺一處，山上原設土圍炮台一座，緊護關閘後路。此二處炮台向設多炮，節經紮過緝捕弁勇，最得地利，惟日久失修，頗形頹圯。卑職現經移調陸營弁勇兩哨，分紮兩台，粗為修葺，又調陸勇一哨，移紮青洲對河之石角嘴舊炮台內資聯絡。此三處皆中國獨管之地，因炮台舊址，趁便設防，與葡國並無干涉。<sup>16</sup>

可見，蔡國楨收回並重新修築加固的“拉塔石炮台”應為石炮台，而“北山嶺炮台”為土炮

台，二者並不相同。他在修復這兩個炮台的同時，分撥兩哨營勇分別駐紮，並再派出一哨駐紮在石角嘴炮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同治至光緒年間，各地曾參照湘軍營制建立營勇，雖然廣東與湘軍制度不一，但也可供參考。若參照湘軍五百人為一營，營轄四哨，哨轄八隊，則一哨少則數十，多則百人，而兩哨則過二百人；而如果採取光緒年間盛行的“練軍制度”，也是約五百人一營，下設哨長五人，每哨五棚，每棚十人，則一哨近五十人，兩哨則近百人。<sup>17</sup>另根據《香山縣志續編》卷六《知縣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節略》記載：

一、查青洲，在關閘之西，拉塔石炮台之南，本係前山營所屬之島，從前奉准

## 南粵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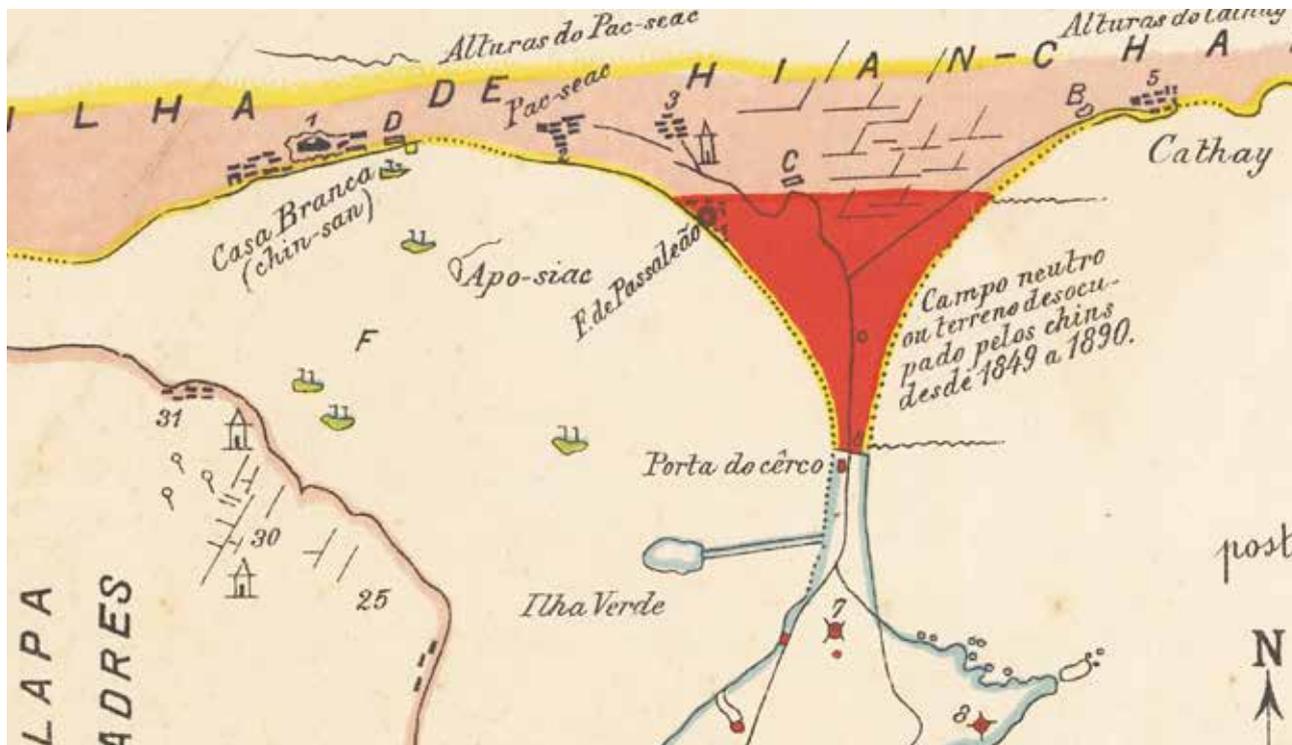


圖9. 1909年由澳葡政府印製的地圖《澳門葡萄牙殖民地及其內外港口的地圖》(Planta da Colonia Portuguesa de Macau e dos seus Portos Internos e Externos)將拉塔石炮台劃入“中立地區”(圖片來源：原件現藏於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授權複製使用，筆者後製提供。)

給予白頭洋人為設教堂之所，並非葡人租界。光緒十二年，葡人竟租與英人開設公司，在該島建窑製造英泥土磚，每年收租銀一千二百兩。

一、查關閘至北山嶺一帶，陸路約四五里。道光二十九年，經葡兵侵入，認為葡界。光緒十五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增設汛房，葡人照會，爭為兩國公共之地。後經蔡國楨派兵收回，常川駐守，稟奉覈定，歸中國獨管。

……

一、查北山嶺炮台與拉塔石炮台為左右犄角。自光緒十六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建造，派兵常川駐守。

一、查石角嘴炮台，在海岸之西，與東岸拉塔石炮台為前山門戶，自光緒十六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建造，派兵常川駐守。<sup>18</sup>

由上文已清晰可見，楊文駿認為“北山嶺炮台”和“石角嘴炮台”是由蔡國楨於任內修建，並同時增設汛房（即兵房）。雖然兩座炮台距離較近，但各有分工，拉塔石炮台監視青州一側水域，應在西側，即如今炮台山公園的拉塔石炮台遺址；而北山嶺炮台則監視關閘後路，應在東側，如今該炮台遺址已不存，民國時期香山縣知事林正烱也曾形容該炮台用於“抵禦蓮峰要隘”<sup>19</sup>。

文中提到兩炮台呈“左右犄角”之勢，倘若是向北而定，則北山嶺炮台在左（西側）即立及山，拉塔石炮台在右（東側）即獅山；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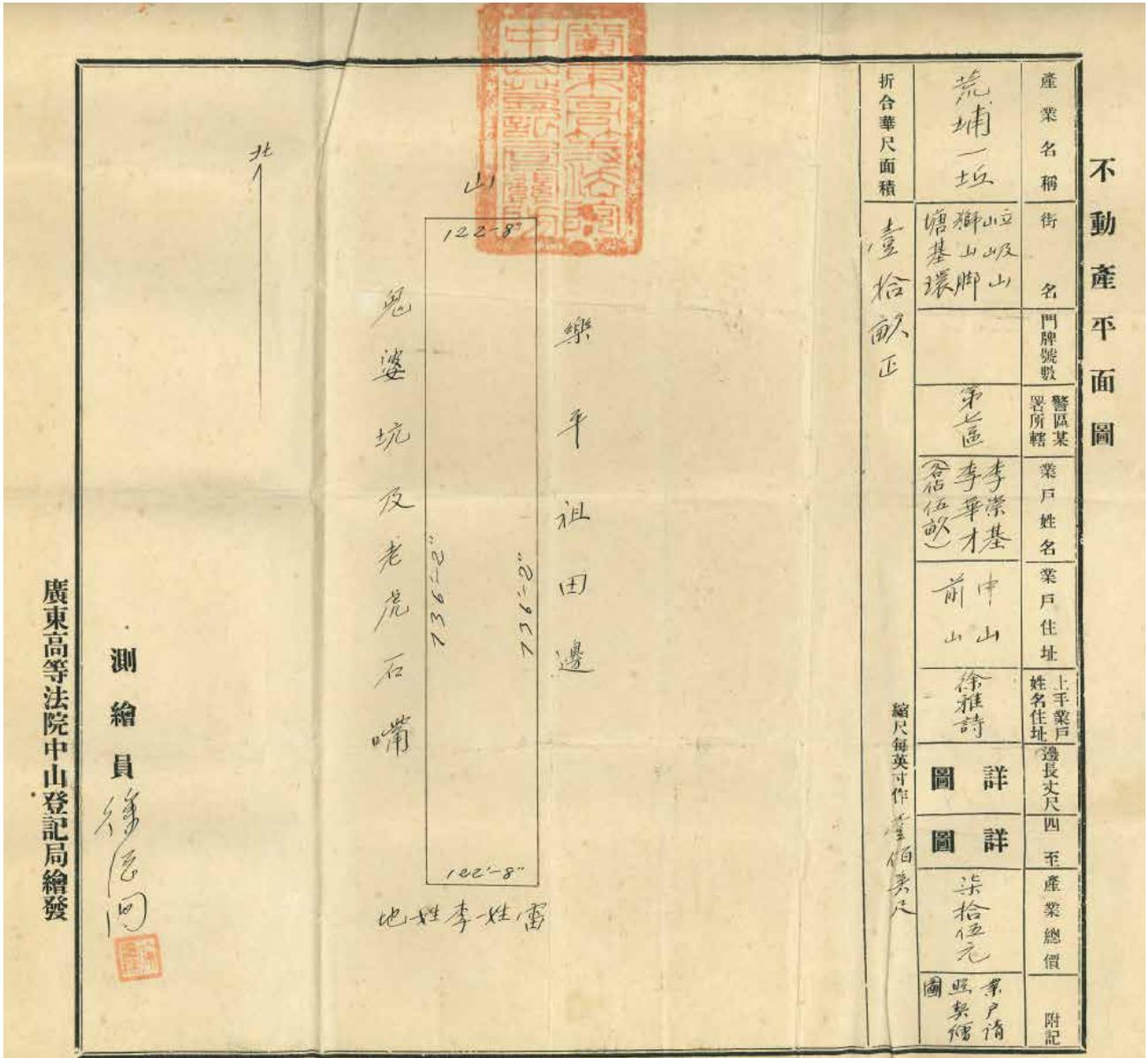


圖 10. 民國時期李崇基購買徐雅詩嶺山獅山脚塘基環土地不動產平面圖（圖片來源：原件為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藏，圖片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授權複製使用。）

向南而定，則拉塔石炮台在左（西側）即獅山，而北山嶺炮台在右（東側）即嶺仔附近。若是“犄角之勢”，則北山嶺炮台在東側的可能性較大，在蓮花莖東西兩側夾擊，且可以“防關閘後路”；若北山嶺炮台在立及山，雖然山勢如同犄角，但同在蓮花莖西側，主要應防守青洲水道一帶，炮台相距不足一里，再者不遠處

又有石角嘴炮台，“犄角之勢”的實際意義似乎不大。但無論如何，拉塔石炮台在獅山這一點應無疑問。

除了北山嶺這個常用地名之外，其實此地還有“白沙嶺”“白山嶺”的稱呼，應該源自於翻譯問題。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初四（1893年

南粵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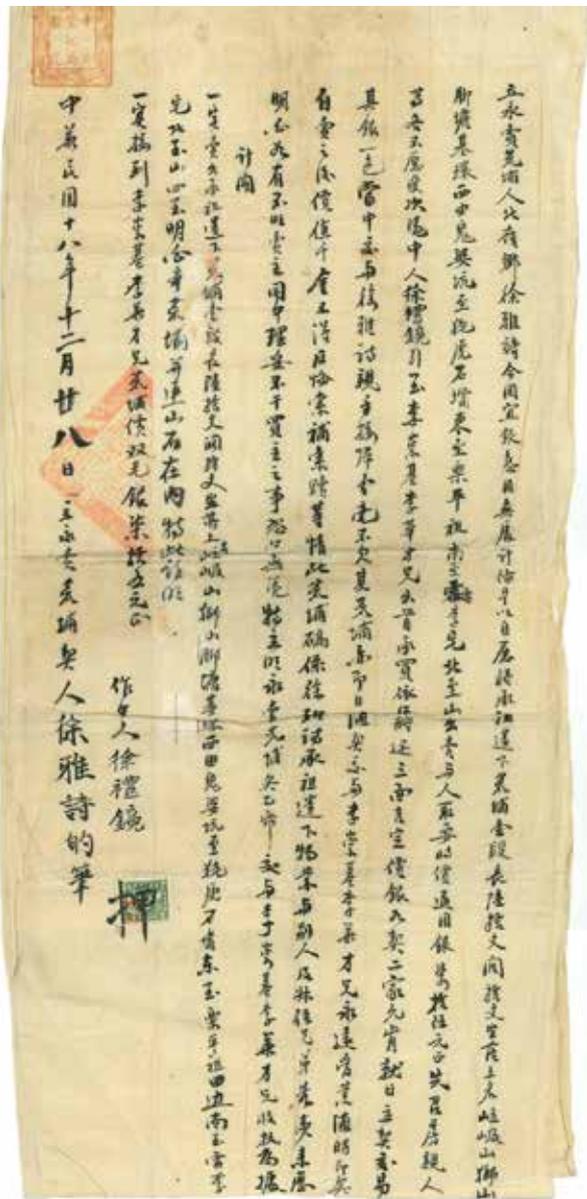


圖 11. 李崇基購買徐禮鏡嶼岷山獅山腳塘基環土地的契約（圖片來源：原件為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藏，圖片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授權複製使用。）

12月11日），葡國領事再次因界務照會兩廣總督李瀚章：

查得澳門關閘與立及山炮台，即白山嶺炮台，當中之地蓋有中國兵房，致令本領事官告不服。查，從前澳內華人墳墓皆

遷葬在此，凡有澳門華人死者，一向埋葬此地。其左近村莊住戶向來與澳門相安無事，實係大西洋國家之至願也，查兩國和約以後，此地照舊埋葬澳門華人，不作別用。中國蓋此兵房，未經澳門大憲允許，且離關閘未有一鎗之遠，即五百碼，實與和約第二款所載不符。本領事官照本分行事，以此顯係有背和約，故此告不服。為此照會貴部堂，請煩查閱可也。<sup>20</sup>

澳葡這篇來函在總理衙門的潤色、改動下，仍然表現出澳葡政府的抗議及威脅。澳葡以澳門華人都葬在此地為由，主張此地日後只能用作安葬澳門華人，抗議中方在此興建兵房（圖 9）<sup>21</sup>。以澳門望廈村趙氏為例，澳葡曾經強制拆遷、收編望廈村村民入葡籍，而望廈趙氏家譜中確實記載了不少族人安葬在北山嶺羅合山及關閘一帶，<sup>22</sup>但中方認為望廈等村華人仍屬香山縣管理。<sup>23</sup>而這條史料的出現為判斷北山嶺炮台具體方位增添了一絲可能，也就是說，北山嶺炮台建於立及山，即拉塔石炮台西側。

四、地名“拉塔”與“立及”的本意

而關於炮台名“拉塔石”，至今學界尚未有對此產生疑問。筆者自幼生活在北嶺，祖輩也是自明代以來定居北嶺，但從未聽說過對於“拉塔石”的命名說法，村人多稱呼此地為炮台山，也有提及土名為獅山。筆者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館藏中找到一套民國時期關於“嶼岷山獅山腳塘基環”一塊荒埔的土地契約及不動產平面圖（圖 10、圖 11），<sup>24</sup>圖重點在於“獅山腳”，故契約中“嶼岷山”與“獅山”並不是並列的。我國的街道命名在民國時期尚未完全通行，尤其是香山地區大多數土地城鎮化程度較低，北嶺地區直到解放後才開始有街道命名，所以這類田地較難以“街名”來表述方位，所以就要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鄰居”來作為土地的界限。

1909年4月1日的《香山旬報》所刊《香山失地始末》一文使用了“拉塔炮台”：“前



圖 12. 1949 年《華僑報》報道同善堂與北嶺鄉父老徐秩傳商討以其鄉“拉塔山”的土地用於同善堂義冢之用（圖片來源：《同善堂常會紀》，《華僑報》1949 年 3 月 25 日，第 4 版，筆者後製提供。）



圖 13. 《申報》曾使用“擡撞山”表“拉塔山”之意（圖片來源：《澳門近日之風雲》，《申報》1911 年 3 月 23 日，筆者後製提供。）

山牛坑炮台、拉塔炮台、望廈角炮台並小炮台數座，均為中國原有土地之據云云。”<sup>25</sup> 而在 1909 年 12 月 3 日《香山旬報》轉載《神州日報》的《澳門界地之真相雜錄》一文則提及，“自關閘至北山嶺為局外之地，計約七方里，北山嶺煙戶約五六百家，我之拉塔山炮台在其內焉”<sup>26</sup>。可見，在晚清民國時期，“拉塔”和“拉塔石”是普遍混用的。

此外，究竟是“拉塔石”炮台，還是“拉塔”石炮台，仍舊是一個問題。因為後者強調炮台是“石造材質”，而前者則強調地名為“拉塔石”。

而更令人疑惑的是，要說“立及山”能寫成“笠級山”，是因為其形似斗笠，也勉強說得過去；但無論“拉塔石”也好，“拉塔”也罷，這兩者既不符合粵語習慣，也不屬官話，且在香山縣地名中也從未出現。那麼，“拉塔”兩字到底意義為何？筆者認為要從“立及山”入手。“拉塔”應為“邐邐”的轉音，而“立及山”的本意，並不是“笠級”，而是“拉圾”（圖 12）<sup>27</sup>。

1941 年的《華僑報》曾記載：

拉圾山距澳埠非遙，由斯埠出關閘，

## 南粵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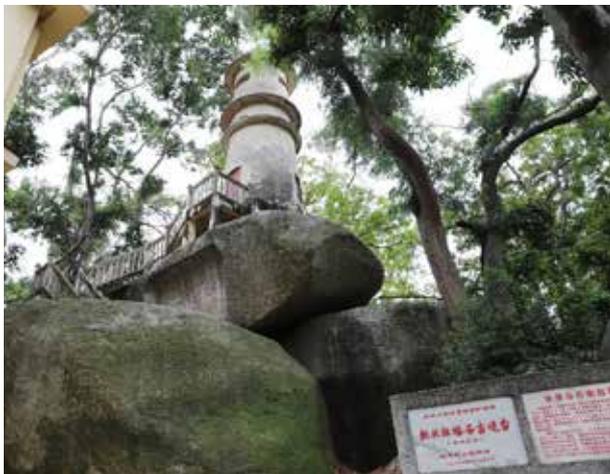


圖 14. 瞭望塔下有多塊巨石（圖片來源：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攝於拉塔石炮台）



圖 15. 瞭望塔另一側刻有“鳳山鎖鑰”（圖片來源：由珠海吳流芳先生提供）



圖 16. 炮台混凝土瞭望塔（圖片來源：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攝於拉塔石炮台）

經三廠，繞過炮台，即為垃圾山。斯埠之梁族墳場及基督教墳場，均關於該山之麓。該山之山脈，綿連甚遠，聞為五桂山支脈之一云。山非甚高。其左之山腰處，築有炮台，為海關所建，蓋築有營房等，昔海關之總戰隊，駐紮於是。以該處為緝私要隘，居高臨下，遠近水陸，均可一望無遺，足為一般私梟作當頭棒也。同時斯處已臨近邊境，故地位尤稱重要也。炮台之築，頗稱新式，登斯埠之高處，亦可望見，一若與本埠之大炮台，遙遙相對峙也。<sup>28</sup>

由此可見，在民國時期，時人已用“垃圾山”稱呼此地。

能夠證明“拉塔炮台”的“拉塔”本意為“邐邐”“垃圾”的最重要的一條佐證史料，是 1911 年 3 月 23 日的《申報》曾有如下記載：

葡兵二百人在關閘會操，葡督亦親往觀看，該處鄉人疑其欲往攔擄山拆北山嶺附近新築之圍。<sup>29</sup>

鴉片戰爭後，大量香山、港澳人士活躍在上海，故《申報》在晚清民國時期長期有報道



圖 17. 石炮台及古炮陳列（圖片來源：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攝於拉塔石炮台）



圖 18. 炮台文物介紹牌（圖片來源：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攝於拉塔石炮台）

澳門的新聞，而文中的“攞擻”為“垃圾”的古字（圖 13）。《廣韻·合韻》就有記載“礮，礮礮”，又有“攞擻，和雜”的記載。而據學者考證，實際“拉選”也作“邐邐”，而“邐邐”（又作“拉選”）與“垃圾”義同。再者，“辣闌山頭”一詞意為“雜亂不整的小山頭”，其中“辣闌”就是“邐邐”。

此外，在戲曲中也有用“拉塔”表“邐邐之意”，如明代高明所作的《琵琶記·杏園春宴》中就有“餓老鷓全然拉塔，雁翅板一發雕零”<sup>30</sup>。也就是說，“拉塔”只是取官話中“邐邐”的諧音，其地名本意應有“不修邊幅”“又髒又亂”“不整潔”或“不整齊”的意思。這種形態與現在珠海景山公園的石景山一致，即樹木不多，但怪石嶙峋。“邐邐”一詞倘若是形容山上的怪石不整齊，那似乎未嘗不可（圖 14）。

以上是筆者根據線索作出的推論。至於最終為何取“邐邐山”之名，究其原因，是因為村落周邊的土地常常由當地村民命名，是為土名。土名與官方地方志的稱呼往往不一致，需要仔細對照。先民由於多以務農、打漁為生，香山地區文風不盛，而北嶺村更由於靠近澳門而多對外經商，<sup>31</sup>所以地名命名較為平實，既不浪漫又稱不上風雅，甚至會“不雅”。有見及

此，政府在編修地方志或宗族修族譜的時候，往往會有意識地“雅化”部分地名。北嶺周邊的土名也有許多有趣的地名，不少是與生活有關，如打蠔路、三個灶、柑林、荔枝園、石碗、蟹地、石頭邊、牛頭山、山狗屋、擔雞路、雞春花氹、鰻頭埔、深坑等。所以無論是“拉塔”也好，“立及”也罷，實則本意為“邐邐”，亦屬情理之中。

## 結語

古代村落土名的制定並非像現代一樣，是由強而有力的政府統一制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行為。土名往往是村民自發的、集體約定俗成且世代相傳的名稱。這與現代城市生活中，人們前往某處一般會具有較強目的性的特質不同，傳統農耕、漁家生活相對淳樸且簡單，並不需要非常精確的地理坐標——或許就是到荔枝園採摘荔枝，或許就是去石碗的水泉挑山水回來做飯。這也造就了同一地方往往擁有土名與官方名這種“一地兩名”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最直觀的體現，就在於地方志與宗譜的瑩墓圖雖然是描繪同一區域，但是所用的地名並不相同。

至於“拉塔”和“立及”這些名字為何會

## 南粵人文

消失，也許與官方命名難以被地方流傳有關，因為一般當地村人乃至地方官鮮有使用該名。隨着道路開拓、生產用地逐漸擴大，對於村人來講，每座山都有其相應的名字及功能，例如村人就把將軍山分成了幾個山頭，例如牛頭山（現拱北中學位置）的採石場、三個灶（現格力廣場3期）的山泉等，每個土名都與村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一旦失去了這些功能，地方的土名也會失去其原本的意義，而新的建築、新的命名將會掩蓋原來的地名。此外，由於邊防部隊駐紮在炮台山，拉塔石炮台也隨之納入軍事禁區當中，現在已鮮有遊人能近距離接觸炮台，而炮台山公園也成為了新一代市民對於此地的稱呼（圖15至圖18）。

### 註釋：

1. 拉塔石炮台在文獻和過往研究中有多個別名，包括立坡山拉塔炮台、立及山炮台或笠級山炮台等，本文統一使用拉塔石炮台，該炮台與北山嶺炮台並不相同，應有所區分，下文將詳細討論；北山嶺之戰又稱“1849年關閩事件”“關閩之戰”或“拉塔石炮台之戰”，本文統一使用“北山嶺之戰”。
2. 使用“北山嶺拉塔石炮台”的有黃鴻釗（詳見黃鴻釗：《沈志亮抗葡事迹評述》，《一國兩制研究》2011年第10期，第171-176頁）以及鄧曉炯（詳見鄧曉炯：《刺客》，載《浮城》，澳門：澳門基金會，2014年，第9頁）；使用“拉塔石炮台”的有湯開建（詳見湯開建：《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跡考補》，《澳門研究》2017年第84期，第114頁）和《澳門編年史》（詳見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編：《澳門史新編（一）》，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89、192頁等）；使用“北山嶺炮台”的有施白蒂（詳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01頁）；使用“拉塔山炮台”的有李成俊（詳見李成俊：《李鵬翥〈澳門古今〉序》，《待旦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14年，第277頁）。
3. 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卷六《知縣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節略》，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264頁。
4.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77頁。
5.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78頁。
6. 《葡國駐澳總督施為收到來文三件事覆兩廣總督劉坤一照會》，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132頁。
7. 關於清代以來珠澳兩地華人在北嶺地區安葬情況，詳見盧嘉諾：《清代以來澳門華人北上返鄉喪葬制度初探》，《澳門歷史研究》2021年第19期，第128-144頁。
8. 光緒《香山縣志》卷十六《列傳》，清光緒五年（1879年）刻本，第2頁。
9. 根據外文檔案記載，當時駐紮在前山上千人，“大部分不是士兵，不過是附近的村民，官吏逼迫他們扛槍上陣。據華人說，每日逃兵數眾”。也就是說，守軍當中大部分都是包括北嶺、白石、前山、夏村甚至吉大、前山、翠微各村的村民。轉引自[葡]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澳門：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157頁。
10. 關於清政府與澳葡政府就1849年戰後北山嶺地區的爭奪與反爭奪，詳見盧嘉諾：《晚清中葡對“局外之地”香山北山嶺的爭奪與反爭奪》（未刊），該論文獲澳門科技大學主辦2022年濠江新語博士論壇論文二等獎。
11. 筆者查閱大量文獻與地圖，絕大多數記載都為“Passaleão”，圖5為少見的“Passa Leão”。該地圖原標題為“Macau e Territorios Visinhos”，由澳門及周邊地區製圖委員會（Comissão de Cartografia）繪製，年代為1912年，現收藏於葡萄牙國家圖書館。
12. 《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6頁。
13. 聚源石橋今稱“涼粉橋”，最初為木棧橋，清代改為石橋，上世紀改革開放時期因修繕粵海路而改為現代水泥橋。
14. 關於徐潤出資建設家鄉的研究，詳見盧嘉諾：《香山地區古村落發展探究：以近代實業家徐潤的家鄉珠海北嶺村為例》，碩士學位論文，澳門大學歷史系，2019年。
15. [清]蔡國楨：《澳門公牘錄存》，[清]汪康年輯：《振綺堂叢書初集》，清宣統三年（1911年）鉛印本，第22頁。
16. [清]蔡國楨：《澳門公牘錄存》，[清]汪康年輯：《振綺堂叢書初集》，清宣統三年（1911年）鉛印本，第22頁。
17. 關於清末練軍制度，詳見皮明勇：《晚清“練軍”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21-36頁。
18. 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卷六《知縣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

- 情形節略》，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264頁。
19. 《收香山縣知事林正炷呈八月二十四日》，載《澳門專檔（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338頁。
  20. 《葡國領事為中國於關閩與立及山炮台間蓋兵房有背和約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照會》，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3頁。
  21. 圖9原標題為“*Planta da Colonia Portuguesa de Macau e dos seus Portos Internos e Externos, com Indicação dos Postos Aduaneiros Chineses Modernamente Estabelecidos*”，底圖是1870年由陸軍上尉 M. Azevedo Coutinho 設計製作，後於1901年根據當時澳葡政府認定的“實際情況”重新製作，該版本為1909年後印製。詳見：M. Azevedo Coutinho, *Planta da Colonia Portuguesa de Macau e dos seus Portos Internos e Externos, com Indicação dos Postos Aduaneiros Chineses Modernamente Estabelecidos*, Macau: *Lithographia da Imprensa Nacional*, Graça, lith, 1909. Web. 2 March 2022 <<http://nla.gov.au/nla.obj-229839109>>.
  22. 明清時期澳門至北山嶺一帶確實有大量的墳地，關於珠澳兩地華人安葬問題，詳見盧嘉諾：《清代以來澳門華人北上返鄉喪葬制度初探》，《澳門歷史研究》2021年第19期，第128-144頁。
  23. 《兩廣總督張之洞為關閩以外廠卡仍必次第舉辦事覆澳門總督照會》，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6-397頁。
  24. 該不動產買家為李崇基、李華才，賣家為北嶺徐氏徐雅詩，在民國時期進行交易，該土地位於今夏灣社區。該契約文書現藏於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25. 《香山失地始末》，載《香山旬報》第19期，1909年4月1日，第42頁。轉引自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二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385頁。
  26. 黃鴻釗編：《澳門界地真相雜錄》，《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二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58頁。
  27. 北山嶺地區自明清以來就有大量澳門華人下葬，圖16所見的新聞報道提及由於原有的高沙義冢已滿，同善堂意欲於北山嶺尋覓新山地用於埋葬同胞，當中與同善堂商討的徐秩傳為筆者外祖父。當時徐秩傳僅39歲，他自幼遠赴天津就讀英國人開辦的“新學書院”直至大學肄業回到北嶺從事教育工作，新中國成立前曾任北嶺鄉鄉長、北嶺小學校長。新聞詳見：《同善堂常會紀》，《華僑報》1949年3月25日，第4版。
  28. 魯俠：《垃圾山巔子母蟪蛄石誌異》，《華僑報》1941年1月1日，第8版《僑聲》。
  29. 《澳門近日之風雲》，《申報》1911年3月23日。
  30. 關於“邋遢”“垃圾”及其詞源的演變過程，前人已有深入研究，本文不再贅述。詳見張巍：《派生構詞音義的曆時分析——以邋遢、落魄、垃圾及其同源詞族為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第111-118頁。
  31. 關於北嶺人清代以來透過澳門對外經商的研究，詳見盧嘉諾：《“行商海外”：明清時期香山北嶺徐氏宗族與澳門關係考述》，《文化雜誌》（中文版）2021年第112期，第60-75頁。

